

三 通 小 叢 書


鐵 窗 之 花

林 房 雄 等 著

高 段 鴻 等 譯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1



目次

刺青（谷崎潤一郎作查士元譯）	………
麒麟（谷崎潤一郎作查士元譯）	………
死母與新母（志賀直哉作謝六逸譯）	………
鐵窗之花（林房雄作高汝綉譯）	………



北师大图 B2415201

………
：五七
：四一
：一七
：一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概請注意。

-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敎
教育・美術・歷史
-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鐵窗之花

刺青（谷崎潤一郎作）

查士元譯

鐵 窗 之 花

那是人們還保有叫做「愚」的這一種高德，世間也不像現今那樣有激烈傾軋的時候。是出賣閑話雜誌，去使得王公貴人的悠閑的面孔上不生倦怠，宮人妓女的口邊常展笑窩的，叫做清客叫做幫間的那種職業，還很堂堂地可以容存下去的太平盛世。女定丸郎，女自雷也，女鳴神——在當時的戲臺上詞本上，一切美者就是強者，醜者就是弱者。不論什麼人都熱心去求美的結果，把顏料彩粉施着到天稟的肉身上來了。芳烈的或是絢爛的線條和色彩，在那時候的人們的肌膚上躍動。

1

趕路的人揀用有好看刺青的轎夫。吉原辰巳的女人也愛美麗刺青的男子

2。博徒，救火夫之流不必說，商人，連武士當中，也有文身的。在兩國有時

還開刺青會，到會的大家各自拍着自己的肌肉，相互誇矜評論奇拔的意匠。

有一個叫清吉的年輕的好手刺青師。大家說他的手段可以比得上淺草的
三 血槍文，松島町的奴平，狐狸次郎等名手的，幾十人的肉身已經成爲他彩筆
通 底下的絹張了。刺青會中博得好評的刺青，有許多從他手底下產出，說達摩
小 金的拿手是濃淡刺，唐草權太是朱刺的名手，清吉卻又是以奇警的構圖和妖
叢 豔的筆趣得名。

書 本來是傾慕豐國國真的繪畫風格，曾做浮世繪師渡世生活過的；所以清
吉雖墮落到成了刺青師，也還殘留着畫師的良心和敏感；不是有惹動他心眼的
的皮膚和骨架的人，就購求不到他的刺青。縱使有時他允承描刺了，一切的
構圖和費用都要照他的要求，而且還要一個月二個月耐着這難忍的針尖的苦

痛。

在這年輕刺青師的心裏，潛伏着一種別人所不知道的快樂和宿願；他用針刺穿人們的皮膚時，肌肉含了鮮紅的血滴腫起來，大概的人總耐不住這一種痛楚，發出叫苦的呻吟，那種呻吟愈利害，他不可思議地感得有愈加難以形容的快感。刺青當中算頂痛的朱刺和濃淡刺——是他特別喜歡施用的。一天平均刺了五六百針，爲要使色彩鮮明，到浴湯裏去浸了出來的人，都把半生半死的身子倒在清吉的腳邊，暫時死一般的動彈不得。清吉總是冷冷地看那個悽慘的樣子。

「你很覺得痛吧。」

很欣悅地笑着說這句話。

在沒有骨氣的人，真像是知死期的苦惱一樣歪了嘴，嚼緊牙齒，發出噓

4 噓的悲鳴時。

「你也總是江戶兒。忍耐着！——我清吉的針本來是特別頂痛的。」

他這樣說，橫睨那人的含淚的面孔，不管什麼，仍行刺去。又倘是能忍耐的人，熬這口氣，眉毛也不動一根耐着。

三
道
小
得痛起來，弄到你再也沒法子忍耐了。」

業
這樣說，露出了白齒奪笑。

書
他年來的宿願，是要得一個漂亮的美女的肌肉，把自己的魂靈都刺上去。對於那女人的素質和容貌，有種種條件，只有了美的容貌和美的肌肉，他還不滿足的。把江戶花街中有名聲的女人一個個看查轉來，也不容易找到有適合他的心想的韻味和調子的人。心裏描着這未見的人的姿態，空懷想着已

經有三年四年了，他還是不能拋棄那個願望。

恰好是第四年夏天的某一個黃昏，正通過深川的料理店平清前面那時候，他忽然注意到一雙女人的雪白的裸足，從停在門口的轎子的簾下露出來。

在他的銳敏的眼中，看得出人們的腳，和他們的面孔同樣有複雜的表情。那雙女人的腳，在他看去是可貴的肉中寶玉。從姆指到小指的那纖細五指的排列法，不比在繪島海岸邊拾來的淡紅的貝亮的顏色輸一籌的爪甲的色澤，像珠玉一般的腫的圓潤，要疑心清冽的岩泉不住在腳下洗流一般的皮膚的潤澤。這腳，正是這腳，便就要受男人鮮血的培養，踐踏男人的身體的。有這雙

腳的女人，正是他多年搜尋的女人中的女人吧。清吉按着他躍動的胸口，爲要看那個人的顏色，跟了轎子後面追去，可是走不到半里，已經連影子都不見了。

清吉的憧憬心變成了深切的戀慕，這一年也過去了，又是第五年的春天已經半把老去了的某日朝上。他在深川佐賀町的寓居中，含着牙刷子，站在古色湛然的竹板廊下。看着萬年青盆，那時覺得庭的後門有人來訪的樣子，卻從建仁寺的女牆裏出來，一個從未見過的的小姑娘進來了。

三 這是清吉熟識的辰巳的歌女差來的使者。

小 「姐姐說把這羽織交給師父，請您在裏子上畫點什麼花樣上去，……」
兼 說着那姑娘打開鬱金的包袱，從裏面取出裝在繪着岩井杜若肖像的紙袋
書 中的女羽織和一封信來。

那信中懇懇地拜託了羽織的事之後，又寫着差去的姑娘，就要做我的妹妹，做這同樣侍酒的生業，請不要把我忘記，且也要同樣地照顧這孩子。

「所以好像是很陌生的面孔，你原是才來這裏的麼？」

清吉這樣說着，頻頻凝視這姑娘的姿貌。年齡像才交十六七歲吧，可是那姑娘的面貌卻不可思議地像在這花街中過了長年生活，已經玩弄過幾十個男人的神魂的老妓那樣非凡地整齊。那品貌應是在國中的罪惡與財富匯集的京城中，幾十年來生生死死的眉目姣麗的男女所做的夢的結晶。

「你去年六月裏，有一次從平清出來坐了轎子回去，是麼？」

清吉這樣問着，一面叫姑娘坐在廊下，仔細看她的踏在細蓆面的臺上的巧緻的裸足。

「噫，那時候父親還在，所以平清也是常常去的。」

姑娘兒對這奇妙的問話，笑着回答。

「正是算來已經五年了，我等着你。面孔是第一回看見，你的腳卻是見過的。——我有點要給你看的東西，你上來，慢慢兒玩玩再回去吧。」

說着，清吉引了要告辭回去的女人的手，引她到了臨着大川水面的樓上房間裏，取出二大幅的畫軸來，先把一軸在姑娘兒眼前軟軟地展開。

這是一軸畫着古昔暴君紂王的寵妃妲己的畫，像擔不起這嵌着琉璃珊瑚的金冠的重量那樣窈窕的身體，斜憑着欄杆，綾羅的裳裾在半中翻出，右手傾着大杯，看着就要在庭前受刑的這犧牲的男子，那樣的妃子的風情，和被小鐵鎖把四肢縛在銅柱上，靜候着最後的運命，在妃子面前低頭閉眼的那男人的顏色，卻是超脫了這一類畫所容易陷入的俗氣，描得發邪樣地巧妙。

姑娘兒暫時注視這奇怪的畫面，不知不覺之間，眸子發光嘴唇顫動起來。很怪的是她的面孔也和妃子漸漸相像起來了。姑娘從那裏尋出了掩蔽着的真正的「自己」來了。

「這畫中是映出你的心來哩！」

這樣說，清吉欣快地笑着，一面注視姑娘的面容。

「爲什麼把這麼樣可怕的东西給我着呢？」

姑娘拾起了頭說。

「這畫中的女人就是你呀。那個女人的血是混在你身體中的。」說着，他又展開另外的一幅畫軸。

這是畫題叫做「肥料」的。畫面的中央一個年輕女子倚在櫻樹上。看着橫在腳下的累累無算倒斃的數十具男屍。在女人身畔飛舞着奏凱歌的小鳥羣集，女人眸子裏泛起難以抑止的傲滿與欣歡之色。不知這算是戰跡的景色，或是花園裏的春景。姑娘看到這一張畫，暗裏在自己心底，好像探到了潛隱着的什麼東西樣子。

「這是繪出你的未來的畫。在這裏倒斃的人們，都是將要爲了你捨棄性

這樣說，清吉指着畫上和姑娘的面貌不差寸分的女人。

「拜求你趕快把這畫收起來！」

三 姑娘像避開可怕的誘惑一般，背了畫面，俯伏在蓆上了，就又慄慄地顫
通 着脣皮。

小 「師父我招承。我正像你所推測的有畫中那女人的性質。——所以請饒
業 過我。把這東西收起來！」

書 「不要說這樣膽小的話，再好好地看這畫。怕這個，不過是暫時之間的事吧。」

說這話的清吉的面上，浮露老例的猥惡的笑容。

但姑娘的頭不容易抬起來，把襯衫的袖掩了面到什麼時候都俯伏着。

「師父，你放我回去吧。因為在你旁邊，我很怕。」
這話不知說了幾回。

「唔，等候一回。我把你做成頂美貌的女人。」

這樣說清吉自然地走近姑娘兒身畔去。他懷中不知在什麼時候已隱藏了他從前向荷蘭醫生要來的麻醉劑的瓶子。

日光清麗地照射到水面上，把八疊的房，照得燒了似的明亮。從水面反射來的光線，在穩睡的姑娘的面孔上和障子的紙上，描出金色波紋而震動，房間的通門關上，手裏執着刺青用具的清吉，暫時是神往一般恍惚地坐着。他現在開始深深地辨味這女人的妙相。覺得和這不動的面貌相對，即是百年靜坐在這一室中，還是不會生厭心的。像古代的梅菲斯民族用金字塔和司芬克斯粧點那莊嚴的埃及天地一般清吉要用自己的戀情，彩粉那清淨的人

體的皮膚。

他把夾在左手的小指無名指和姆指間的繪筆的筆毫橫臥在姑娘的背上，從這上面右手用針刺去。年輕刺青師的靈，溶在墨汁之中，滲透到皮膚裏面。混着燒酒刺進去的一滴滴的琉球朱，是他生命的點滴。他從那裏見了自己魂靈的色彩。

小 不知不覺之間。時已過午，長閑的春日，又近夕暮了，清吉還不住手，女人也還未醒覺過來。掛念着姑娘的遲遲未歸，來迎接的四把子（相幫，）

書 「那個姑娘兒早已一個人回去了。」

也被這種話回絕了。月亮兒昇到了對岸的土州房屋上面，如夢一般的光流進到沿岸一帶各家人家的屋裏來時，刺青還未完成到一半，清吉一心在蘸蠟燭的芯子。

即是施注一點的顏色，在他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刺進去的一針，拔出來的一針，每次他透口長氣，像自己的心被刺了樣子。針的痕跡漸漸具備了一個巨大的蜘蛛精的形像，等到天光重新又有些白漫漫的時候，這不思議的動物的八條腳腿已經伸展在背的全部了。

春夜被河上下船舶的櫓聲所打開，從受着曉風的白帆頂上，漸漸薄去的霞中，中洲，箱崎，靈岸島一帶人家的屋頂，已有些發亮的那時，清吉方纔擱了繪筆，望着彫在姑娘兒背上的蜘蛛的樣子。這刺青才真是他生命的全部。做完成了這工作之後，他的心是空虛了。

二個人影暫時不動，低低的語聲在房間的四壁顫震。

「我要把你做成真正的美女，在刺青中已經把我的靈魂都打入了，現在日本國裏已經沒有比你再好看的女人了。你再不會是同從前一樣地胆怯了。」

所有的男子都要做你的肥料的。……」

是這幾句話感應了吧，女人的脣邊透出絲一般幽微的呻吟。姑娘漸漸恢復了知覺。煩難凝重的呼吸，使得蜘蛛的腳像活一般的蠕動。

三 「不舒服吧。因為身體是被蜘蛛抱着哩。」

通 聽見了這話，姑娘微啓那無意味的眼睛。那瞳人像夕月的增加光輝一樣小，漸漸輝耀照到男人的面上。

叢 「師父，快把背上的刺青給我看。領受了你的性命，想我一定很好看了書吧」

姑娘的說話像夢一般，但那調子中，含着什麼銳利的力一般的。

「唔，這回先到浴盆裏去上色。很痛苦的，你要忍耐忍耐吓。」

清吉把口湊到耳邊像安撫樣子囁囁着。

「倘使能得好看，什麼樣都忍耐過去。」
姑娘忍着身內的痛強作微笑。

「啊啊，湯浸着真痛！……師父請你走開去，到樓上等着我吧，我不要有一個男人看見我這樣悲慘的樣子。」

姑娘且不拭從浴湯中起來的身體，推開清吉的慰撫的雙手，因激烈的苦痛之故，倒身在溜水地板上面，像受魔一般地呻吟。如狂的頭髮惱亂地紛紛亂散在他頰邊。女人的背後有一面大鏡臺。雪白的二個脚底映在裏面。

對於和昨天完全不同的女人的態度，清吉吃驚不小，遵照她吩咐一人在樓上等着，大約半點鐘之後，女人垂下散髮到兩肩，整了衣裝走上來。張着已無一毫苦痛痕影留存的歡欣的眉毛，憑了欄杆，朦朧地仰看天空。

「這繪和那刺青一同送給你的，所以你拿了回去吧。」
這樣說清吉把卷幅呈在女人面前。

「師父，我已經把以前的膽怯的心情，全都拋棄了。——你是第一個做了我的肥料了。」

女人輝耀她像劍光一樣的瞳人，那瞳人是映寫在「肥料」的畫面上的。
耳中有凱歌的聲音響着。

「回去之前，把那刺青再給我看一遍。」
清吉這樣說。

女人默着點頭，解開她的衣裳。恰好曉日的陽光照射到刺青上面，女人的背上燦爛奪目地光輝著。

麒 麟（谷崎潤一郎作）

查士元譯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照左丘明孟軻司馬遷等的記錄，魯定公十三年郊祀的春初，孔子車子的左右，隨從了幾個弟子，出了他故鄉的魯國而上傳道之路。

泗水的河畔，芳草已透出青青的嫩芽，防山尼丘五峰頂上的雪也已溶解，但帶了沙漠裏的沙像匈奴那樣的北風，還吹送那冬天的餘韻來。氣昂昂的子路，飄拂着紫貂的裘衣，走在一隊的先頭。深思眼色的顏淵，誠篤面相的

曾參，踏着麻履跟在後面。正直的御者樊遲執着駟馬的銜，時時回頭偷看車上夫子的老顏，對於師的可憐的放浪的境遇，流下感傷之淚。

某日，這一隊人已經走到了魯國的邊界，誰都回頭望着故鄉的天空，有依戀不捨的樣子，來的路已隱入龜山的背後，看不見了。孔子伸手取琴，張起了沙啞的喉嚨歌道：

三
通
小
兼
齊
吾欲望魯，

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

奈龜山何！

以後再向北，向北走了三天的路程，在廣漠的原野之中，聽到了安心悠

暢的歌聲，那是一個鹿裘索帶的老人，在畦路裏拾落穗，一路唱出來的。

「由啊，你覺得那歌如何？」

孔子回頭問子路話。

「從老人歌中，聽不到像先生歌中的哀響。像小鳥飛在天空，儘牠的聲音歌着。」

「這也是對吧。他正是老子的舊弟子叫做林類的，恐怕已有百歲吧，每逢到了春天，總是那樣子到田畦裏來，年年是放歌而拾着落穗。誰去和他談談卻好。」

這樣說了之後，弟子中一人的子貢，跑到田邊去迎着老人問他道：

「你先生是這樣唱歌而拾着落穗，沒有什麼心悔麼？」

但是老人頭也不同意，一心一意地拾着落穗，一步步走去，不停止歌聲。

子貢再追上去叫他，他才停了唱，抬頭細細地看了子貢的姿相之後，纔說道。

「我有什麼悔呢？」

三 「先生幼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漸近死期，還有什麼快樂來拾落穗而且唱歌呢？」

小 老人卻格格地笑道：

叢 「我的歡樂世人都有，而且是反以爲憂的。幼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漸近死期。正是因此而這樣地快樂。」

「人都希冀長壽而悲死亡，先生何能樂死？」

子貢再問。

「死和生是一往一來啊。此處死就是彼處生啊。我知道求齷齪的生是迷

妄。現在的死去和從前的生來，是一樣的。」

老人這樣回答之後，再開始唱歌了。子貢不懂他一番話的意思，回來告訴了老師。孔子說道：

「老人的話很有意思，不過像是得道而未能盡至者。」

以後不知再經過了多少日子的長途旅程，渡過了箕水之流。夫子戴的緇布之冠已沾滿了塵埃，狐裘也因風雨而褪色了。

花 之 齊 鐵

「從魯國，一個叫孔丘的聖人來了。他一定可以把善教善政傳授給我們的暴虐的君王和妃子吧。」

進了衛國的都城，市街上的人們指着了這一隊人的車子這樣說。那些人們的面孔，因飢餓疲勞而羸瘦了，家屋的牆壁上，也染遍了嗟嘆和憂愁的色

調。那國中好看的花，爲取悅宮中妃子的眼目而移植了，肥美的肉，爲給妃子賞口而宰殺了，長閑美麗的春日，徒然照着那灰色而寂寞的街道。但是在都城中央的丘上，繡出五彩虹影的宮殿，像喫飽了生血的猛獸，俯瞰着死骸一般的街道。那宮殿裏打響的鐘聲，像猛獸的號嘯，響徹四方。

三 通

「由啊，你覺得那鐘聲如何？」

小 「那鐘聲不像先生的訴之於天的悲嘆之調，也不像林類的聽天由命的自由放歌，那是背天道而讚美歡樂，高歌着可怕的东西。」

書

「這也對吧。那是從前衛襄公搾取了國內金錢和汗血來造成的林鐘。打那鐘時，御苑裏林子到林子起着反響，而造成那悽莊的聲音。還受着被暴政苛虐的人們的怨氣和淚水所咒，所以有那樣可怕的聲音。」

孔子這樣教他。

衛君靈公在可以眺望國土的靈臺的欄邊，擺了雲母的硬屏，瑪瑙的榻，和披青雲之衣，垂白霓之裳的夫人南子，互酌着芳香的秬鬯，遙望那沈眠在霞光底下的野山的春。

「在天，在地姣麗的陽光像泉水一般流着，爲什麼在我國的民家，不見好花的顏色，也沒有鳥聲的歡唱？」

靈公這樣說，擡起了不審的眉頭。

「這是因爲國中的人民，讚美我公的仁德和夫人的美貌，把所有的好花都獻上來移植在宮殿的園中了，連國中的小鳥都因爲慕那花香全部飛集在園的周圍了吧。」

侍在君側的宦者雍渠回答。正是那時，衝破了街上的靜寂，孔子的車，

通過靈臺下面，玉鑾珊珊地鳴響。

「坐在那車裏過的是誰呀？他的額像堯，他的眼像舜，他的項像巢陶，他的肩像子產，他自腰以下不及禹的只有三寸」

同是伺候在傍的將軍王孫賈睜開了驚奇的眼。

「但是，他有怎樣一副悲愁的臉相呀！將軍，你是博聞多見的，可以對我說他是從那裏來的麼？」

這樣說，南子夫人回顧將軍，指着通過的車影。

「我年輕時也曾遍歷諸國，除了做周朝史官的老聃之外，再沒見過這樣相親堂堂的人。他正是在故國政治上不得志而上傳道之路的魯國聖人孔子吧。據說那人生時，魯國麒麟出現，空中有和樂之音，神女自天下降。那人有如牛之脣，如虎之掌，如龜之背，身長九尺六寸，具文王之容體，他一定就

是那人。」

王孫賈這樣說明。

「這叫孔子的聖人，是傳授人什麼法術的？」

靈公乾了手裏的杯問將軍。

「叫做聖人的是握着世上一切知識的鍵鑰。但是他說只傳授諸國的君王以齊家富國平天下的為政之道。」

將軍再這樣說明。

「我求天下的美色，得了南子。集四方的財寶，造了這宮殿。要想再稱霸於天下，保有與這夫人這宮殿相稱的權威。要能去把這聖人叫到此地來，傳給我平天下之術纔好。」

這樣說，公看看隔桌相對的夫人的脣，因為平生表出公心的，不是他自

己的說話，而是從南子夫人層間洩漏出來的話。

「我卻想看見世上不可思議的東西。若使那個悲苦相的人真是聖人，一定可以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物給我看吧。」

這樣說，夫人舉了如夢的雙眸，遙望着遠去的車跡。

三 通 小 乘 書

當孔子的一隊，正要通過北宮前面時，一個有賢相的官人，尾從着許多侍者，鞭着屈產的駟馬，空着車的左席，恭恭地迎着這一隊。

「我是奉了靈公之命來迎接先生的仲叔圉。先生這回出來傳道是各國都知道的。長漫的旅路使得先生的翡翠車蓋，已被風所破，車軛上也振出濁音來了。請登此新車，枉駕宮殿，授我君以先王安民治國之道。恢復先生的疲勞的，西園之南有水晶一般的溫泉，熱氣騰騰。潤先生的咽喉的，御苑的園

中有芳香的柚，橙，橘，結着滿含甜汁的果子。慰先生的舌頭，在苑囿的檻中有肥美的豕，熊，豹，牛，羊，擁了茵蓐一般的腹眠着。請駐駕此國，不論二月，三月，一年，十年，啓我輩愚蒙之心，盲瞽之目。」

這樣仲叔圍下車，慙慙致辭。

「我所希望的非有莊麗宮殿的王者之富，而是慕三王之道的君公的誠心。爲桀紂之奢，萬乘之位尙不足。布堯舜之政，百里之邦亦不狹。靈公誠有除天下禍，爲庶人圖幸福之志，則雖埋骨於此邦，余亦無悔。」

孔子這樣回答。

這一隊人被領導進宮殿的裏面。一隊的黑沓，在不沾纖塵的砥石路上，戛戛作響。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這樣齊聲唱歌着，梭聲密密地多數女官在織錦的織室，也在那前面通過。花開得像雲霞一般的桃林裏，也傳來苑囿裏牛的慵懶的呻吟。

三 靈公聽了賢人仲叔圍的話，遠斥自夫人以下的一切女人，洗濯淨了歡樂之酒所滲漬的脣，正衣整冠，招孔子於一室中，問他富國強兵平天下之道。

小 但是聖人對於傷人國損人命的戰事，一句也沒有回答。也不教榨民血奪民財的關於財富的事。嚴肅地講出比軍事，比產業，道德是第一可貴。教示書 以力屈服諸國的霸者之道，和使天下歸仁的王者之道的區別。

「公如誠慕王者之德，則請先去私克慾。」

這是聖人的誠教。

從那一天起，左右靈公的心的，不是夫人的話而是聖人的話了。朝登廟堂，問孔子以爲政之正道，夕臨靈臺，從孔子學天文四時的運行，訪夫人闈房之夜，是沒有了。織室中織錦的梭音，變成了官人習六藝的弓弦之音，蹄之響，箏篋之聲了。一日早朝，公獨上靈臺，遙眺國中，看見山野有小鳥嘯鳴，民家有好花開放，百姓在田間耕作，咏讚着公的美德。公的眼中，流出了感激的熱淚。

「你爲什麼是這樣哭着呢？」

那時忽然有這樣的聲音，使神魂醉迷一般的香氣直衝公鼻。那是南子夫人口中含有的雞舌香，和常薰染衣裳的西域香料，和薔薇水的香氣。從遺忘已久的美婦人身上放出來的香氣的魔力，殘酷地要把銳爪打進公的玉一般的心上。

「你不要把那樣奇怪的眼睨我的瞳人。不要把那柔腕縛住我的身體。我雖則由聖人教了戰勝罪惡的法子，但不曾知道防禦美的力的方法。」

靈公拂除夫人的手，背轉了臉。

三 「哦，那個孔子是已在不知什麼時候，把你從我的掌中奪去了。我是從前就不愛你的，原沒有什麼奇怪。但是你不能有不愛我的道理！」

小 這樣說的南子的脣上燃着激怒。夫人在嫁到此國來之前，有個宋公子叫
叢 宋朝的密夫。夫人的怒，不是在丈夫愛情的衰，而是在失了支配丈夫的心的
晉 力量。

「我不是不愛你。從今天起，我像夫愛妻一樣愛你吧。以前我是像奴隸事主人一樣，像凡人崇奉天神一般愛了你。獻我的國，我的富，我的民，我的命來博你的歡心，是我以前所做的一切。但是聽了聖人的話，我知道有比這

更高貴的事。以前你的肉體美在我是最上的力，但是聖人的心的響，比你的肉體給了我更強的力。」

說述這個勇敢的決心時，公不知不覺地仰頭挺胸，直面了夫人發怒的顏面。

「你決不是能反抗我的話那樣的強人。你真是可憐的人。世上沒有比自己沒有力的人再可憐的了。我可以立刻從孔子掌中把你取回來。你的舌頭，現在說話雖則很正大，但是你的眸子，不是已經在恍惚地注視我的顏面麼？我有奪去一切男人心魂的術，我也可以把孔子這個聖人做成我的捕虜給你看。」

夫人傲然地微笑，流眄送公，亂響着衣裳的珮環，離去靈臺。

到此日止，是平靜的公的心中，已經有二種力相鬥了。

「到這衛國來的四方君子，沒有不先來請謁夫人的。知道聖人是最重禮的人，爲什麼沒有來。」

三 這樣，宦者雍渠傳了夫人的旨意時，謙讓的聖人是不能違背了。

通 孔子同一隊的弟子，伺候於南子的宮殿，北面稽首。面南的錦帷之中，小 僅瞥見夫人的繡履。夫人低頭向一隊答禮時，頸飾的步搖和腕環瓔珞之珠相擊發響。

書 「到衛國來，見了我的人，沒有不吃驚而說『夫人的額像妲己，夫人的眼像褒姒。』先生倘使是真的聖人，請教我，從三王五帝的古昔以來，在地上有不曾有過比我更美貌的人？」

這樣說，夫人排帷，欣喜地笑着，招這一隊人走近去。戴鳳凰之冠，插

黃金之釵，玳瑁之笄，纏着鱗衣霓裳的南子的笑顏，像太陽一般輝美。

「我只知道有高德的人，但不知道有美貌的人。」

孔子說。南子再問。

「我蒐集着世上奇怪的和珍貴的東西。在我庫中，有大屈之金，也有垂棘之玉。在我庭中。有僕句之龜，也有崑崙之鶴。但是我卻不曾見過聖人出世時所出現的麒麟，我也不曾見過說聖人胸前所有的七竅。倘使先生是真的聖人，請把那給我看看。」

這樣，孔子改容，用嚴格的調子。

「我不知道珍貴的奇怪的東西。我所學的只是匹夫匹婦都知道，而且是不可不知道的東西。」

這樣回答。夫人再柔婉了語調。

「凡是看見了我的顏面，聽得了我的聲音的男人，都是展顰眉開笑口，一掃面上的愁雲的，爲什麼先生仍是這樣一副悲傷的臉色呢？在我，凡是悲觀的面相都是不好看的。我認得宋國一個叫宋朝的青年，那人雖則沒有像先生那樣莊嚴的前額，卻有像春的天空一般流麗的眼珠。又在我的近侍中，有一個宦者雍渠，那人沒有先生那樣莊嚴的聲音，卻有春鳥那樣婉囀的喉舌，先生倘使是真的聖人，應該有適合於豐富的美麗的面。我現在來替先生把面上愁雲惱影拭去。」

這樣說了，回顧左右的近侍，取來了一口箱。

「我有種種的香。煩惱滿心懷的人，倘使吸了這香氣，便就要只管憧憬於美的幻國了。」

這樣一句話之下，戴金冠，繫着蓮花帶的七個女官，捧了七隻香爐，圍

繞了聖人的周圍。

夫人開了香箱，取出種種香來投到一隻隻香爐裏去。七條濃的煙，沿了金繡的帷子靜靜地上昇。檀香的或黃，或白，或紫的煙中，罩籠着南海底下互幾百年的奇夢。十二種的鬱金香，是春霞裏成育的芳草的英精所凝成的，由棲在大石口澤中的龍的涎所練成的龍涎香，由交州密香樹的根所製成的沈香，這些香氣有引人到遠遠的甜味的想像之國去的力量。但是聖人面上的黯愁只有深去。

寶 之 花

夫人欣欣地笑着。

「呵呵，先生的面孔，漸漸好看起來了。我有種種的酒和杯，像香氣使先生的愁苦的魂靈上吸取甜汁一樣，酒的滴滴可以給先生嚴冷的身體以寬暢的安樂。」

這樣的說話之下，戴銀冠結蒲桃之帶的七個女官，把種種的酒和杯，恭恭敬敬地搬到桌上來。

夫人酌酒到一隻隻珍奇的杯子中，勸這一隊人。這酒味的妙用，使人賤視正道的價值，給與愛重美的心思。盛在放碧光的透明的碧瑤杯中的酒，像人間從未嘗到過的傳出天的歡喜來的甘露一樣的。像紙一般薄的青玉色的自暖杯中，注下冷酒去也一時就透起熱氣來，燒灼愁人的腸肝。用南海的蝦頭所做的蝦頭杯，伸着怒張的數尺長的紅鬚，嵌着像浪的飛沫一般的金銀。但是聖人眉頭的顰皺只有深去。

夫人更加歡笑。

「先生的面貌更加好看起來了。我有種種鳥肉和獸肉。用香氣洗濯了魂靈的悲愁，用酒力弛放了身體的緊張，不可不再用豐美的食物來培養口舌

。」

這樣說話之下，戴珠冠結菜蕘之帶的七個女官，把種種鳥肉獸肉，盛在盆中搬到桌上來。

鐵 夫人再一盆一盆勸這一隊。其中有玄豹之胎，丹穴之雛，昆山龍之脯，封獸之蟠。把那好吃的肉嘴裏銜了一片，人心就沒有了思慮一切善惡的餘暇。但是聖人面上的黯愁並不銷散。

夫人第三回欣笑。

花 之 寶
「啊，先生的樣子益加堂堂，先生的相貌益加好看了。嗅了那幽妙的香氣，嘗了那強烈的酒味，吃了那濃厚的肉，便可以生活在凡界的人所夢想的強烈激越的美的荒唐世界裏，而忘了這世上的憂與悶了。我現在把這世界展開在先生的眼前給你看吧。」

這樣說完了話。顧近侍的宦者，指着在室正面滿張着的帳帷的背後。堆疊着深深皺紋的錦帷，從中央分裂，向左右張開。

帳的那邊，是面着庭的階。階下在芳草青青萌發的地上，被和暖的春光照着的，或是仰天，或是伏地，像奔躍一般，像挑鬪一般，做出那種種姿勢的，不知數目有多少，重疊着，在蠢動。時時聽得粗或細的哀傷悲慘的叫喊和呻吟。有的像盛開的牡丹一般地鮮紅，有的像受傷白鴿一般的抖顫。這多半是爲犯了這國中峻嚴的法律，半是爲要成夫人的眼的刺激，而受着酷刑的書罪人。穿着衣裳的一個也沒，有完膚的也一個沒有。其中有只因說了夫人的惡德而被炮烙顏面，長枷加頸，鐵刺貫耳的男子。也有只因惹動了靈公的心，遭夫人的嫉妬而劓鼻刖足用鐵鍊鎖着的美女。恍惚地細看着這光景的南子的面孔，像詩人一樣美，像哲人那樣嚴肅。

「我時常和靈公一同驅車巡遊這都中的市街，倘使靈公用有情的眼加流盼於路上的女人，便都拘捕來給她這樣的運命。我今日也想伴了公和先生到市街中去走走，看見了這些罪人之後，想來先生也不致再逆我的心吧。」

這樣說的夫人的說話之中，潛藏着壓服人的威力。用柔和的眼色，說狠毒的話，是這夫人的常態。

西曆紀元前四百九十三年春天的某日，在黃河與淇水之間的商墟之地，衛國都城的街上，通過二輛駟馬之車。兩個女侍高舉了醫站在左右，周圍扈從着多數文官女官的第一車中，和衛靈公及宦者雍渠同乘的，是以妲妃褒姒之心為心的南子夫人。幾個弟子前後擁着乘在第二車中的，是以堯舜之心為心的阪的聖人孔子。

「啊，你看那個聖人的德化也不及那夫人的暴虐。從今天起，夫人的話，又要成這衛國的法律了吧。」

「那聖人又是做着怎麼悲傷的面相，啊。那夫人又是多驕傲得意啊！但是夫人的面貌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好看過。」

街頭巷尾的庶民之羣，交口這樣說着，仰看行列的通過。

這晚上夫人粧扮得格外美麗，到更深橫身在她閨中錦繡的蓐上等候着。不久，聽得了輕輕的履聲，有托托地來敲着戶的。

「啊，到底你回來了。你再要從我的懷抱中逃走，是永遠不成的。」

夫人展開了雙臂，把靈公抱在長袂之中，那酒氣炎炎的纖弱的雙腕，像結了不能再解開的繩結一樣，抱住靈公的身體。

「我恨你。你是可怕的女人。你是亡我的惡魔。但是我無論如何離不開你。」

靈公的聲音顫抖着。夫人的眼輝耀着惡的花。

次日早上，孔子的一隊，向着曹國再上傳道之路。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是離開衛國時孔子最後的一句話。這句話載在他的高貴的論語上，傳流到今。

死母與新母（志賀直哉作）

謝六逸譯

一

當我十三歲時那一年的夏天，在學習院初等科畢了業，就到片瀨去洗海

水浴。那裏的常立寺的大殿，做了幼年部的宿舍。

午後游泳回來，大家在屋裏擾攘，一個聽差的拿着祖父的來信走進來了。我離開他們的遊戲場，獨自來到大殿的檐下，站着拆開了信，信裏告訴我，母親已經懷了孕。

三
通
小
童
，
生
了
我
。此
後
十
三
年
間
，只
有
我
一
人
。現
在
忽
然
來
了
這
樣
一
封
信
，歡
喜
之
情
，在
我
的
胸
裏
跳
躍
。

我捲好了信，一個高我一班的人故意釘着我笑着說：

「你的零用錢來了哪。」

「不是。」

我一面答應，想着這個人真無聊。

我從行李裏面，拿出了硯臺，給祖父和母親，各寫了一封回信。

我每次出來旅行，常想着上自祖父，下至女僕，非買點相當的土產送給他們，實有些對不起家裏。家裏的人雖然說，「這回不要買什麼回來，」結果仍是買了。祖母和母親稱讚我說，「能為各人選定稱心的東西。」

這次來洗海水浴雖也是那麼想着。可是看了這封信，心緒忽然和往時不同，心裏想「這回只特意為母親買點什麼。」一心想得着她的「誇獎。」

江之島的貝殼做的細工，以蝶貝的質料最為精細。我想把頭上用的首飾全套買來，如櫛、簪、護髮、簪子等件，我鄭重的選擇，費了三天工夫。

在片瀨玩倦了，一心只待着回去。

這時正當中日戰後，不久又接到家裏的來信說，從戰地回來的預備兵，有二十多個人住在家裏。我想像家中熱鬧的情景，更想早些回家。

二

回到家裏，拿了土產，立刻走到母親的屋裏。母親已經睡了。因為病姪，臉上沒有一點元氣。

三 她的房間隔壁，是一間十七疊蓆子的骯髒的西洋式房間，也沒有地毯，平時是安放衣櫃的處所，經過收拾以後，十幾個軍人就住在裏面。他們的喧嚷，臥病的母親，一一都可以聽見，母親一定討厭他們罷。

素 母親從寢衣裏伸出手來，把我帶來的東西，從桐木匣裏一樣一樣的拿出來看。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以後，即刻去看母親，母親莫明其妙的看着我，說道：

「你幾時回來的？」

「不是昨天已經回來了麼？你還看我帶回來的土產。」我雖這麼說，她仍像懷疑的樣子。我把那些東西，一一從父親的桌上取下來，拿給她看，她還是想不起來。

當時我沒有留意，後來病體漸漸沉重，跟着頭腦也不清晰起來，不久，爲便於冰頭，她的頭髮也被剪去了。

母親的病床，移到客堂的隔壁去了。想是因爲鄰室的軍人吵鬧的原故罷，我也記不清楚了，或許那時軍人已經不住在我的家裏。

病勢更加厲害了。母親仰臥着的時候，祖母叫我把臉給她看。我便走近茫然望着天花板的母親面前，把臉向着她。祖母在旁邊問道：

「這是那個，你認識麼？」母親的眸子釘着我，注視了一會。臉上現出要哭的樣子，我也覺得悲傷，母親斷續地望着我說：

「顏面雖黑。鼻子雖醜，只要身體好，倒也罷了。」

隨後，姓根岸的外祖母。和我一樣的。把臉叫她看，並且自己問道：

「我是誰？」

母親又釘着她看，忽然縐着眉頭，閉着眼睛說：

「討厭，這樣骯髒的老太婆……。」

三

三
通
小
業
書

向來爲我家看病的醫生，是一個不善應對的人，不過人還懇切，並且習知我們家中人的體格，祖母們很信任他。然在兩年前，他犯了毒殺舊藩主的瘋癡的公子的嫌疑，和我的祖父等五六人。收在未決監裏，關了兩個半月。後來不知何故，和他斷了關係（現在雖又和他來往了。）這次母親害病，請了一位較他有名的名叫松山的近處的醫生來診視。但是祖母終有些不願意，

尤其聽了扁平臉的代診者的諛辭，更覺不快。

後來病勢漸漸加重，不斷的用冰來冰着頭和胸部。

這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病床又移到客廳的隔壁的一間，過了兩三天，病勢越發沉重了。

說是在晚潮退去的時候，就要告終了。我聽了以後，就跑到母親最初所睡的屋裏。一個人躺着哭啼。

書生進來安慰我，我就問說：

「晚潮什麼時候退？」書生答說：

「大約再過一點鐘就要退了。」

我想母親再過一點鐘就要死麼？「再過一點鐘就要死麼？」當時我想起這一句話，後來不知何故，我時時回憶到這一句話。

來到母親的寢室，母親只奄奄一息了，大家拿紙替換着浸在水裏，潤溼她的嘴脣，頭髮剪去了的母親，看去醜得可怕。

祖父，祖母，父親，曾祖母，比我大四歲的叔父，醫生的代診者，此外還有什麼人，記不起來了，他們都圍在床前，我坐在母親的枕旁。

三
通
小
叢
書

母親剪了髮的頭，斜靠在枕頭的一端，每次呼吸頭必搖動，我們三度呼吸之間，她的頭才轉動，深深地吐了一口氣。起初我們呼吸三度，她只一度，後來我三度的時間變成四度的時間再變成五度的時間。他的呼吸越發緩慢起來。代診者彎着腰按脈。他偏着頭，眼睛半開半閉的……已經沒有呼吸了。我這麼說一會兒，母親又大大的吐了一口氣。這時頭的轉動，漸變穩定了。

停了一會，代診者忽然立起身來。——母親終於歸天了。

第二天，我去上香的時候，沒有誰在那裏。我悄悄地揭開蓋在臉上的白布看了一下。母親的嘴裏正湧出像蟹沫似的白沫。我想，「還活着的，」急忙跑到廊下去告知祖母。

祖母來看了一看，他說：

「那是嘴裏所留的餘息，自然地湧出的。」說時，拿出白紙仔細地揩去那些白沫。

我從江之島買來的首飾，都給她放在棺裏。

釘棺的鐵鏈的聲音，使我心痛難過。

棺放在坑裏時，「母親就此終結了。」聽着登登，登登，投入紅土塊的聲音，又使我心痛。

「時候到了麼？」手裏拿着鋤和鎗的人，像難等的樣子毫不顧慮的，把土一塊一塊的壅着埋了。我想即使蘇生，也不能夠出來了。

母親逝於明治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享年三十有三。生於下谷區的御成道，名叫銀子。

三
道
五

小 母親逝世兩個月，家中已在物色後母。父親是四十三歲，還要結婚，當時的我，實在想不到。

書 有人介紹了名叫益姑娘的人，這也為我所料想不到。益姑娘是我七歲以前的朋友名叫清姑娘的大姐姐。可是這話只提過一次就放下了。益姑娘的父親却另提起一人，照相也送來了。

第二天祖母拿照相給我看。

「你看怎麼樣！」當時出我不意，不知怎樣說才好，只答說：

「只要心腸好的就得了。」

這個回答，使祖母極其佩服。祖母對祖父說，萬不想會從十三歲的孩子聽着這樣的回答。我聽了，捧腹起來。

不久親事定局了。定局之後，我一天一天的等着，覺得很難等。未來的母親，人很年青。就相片看。較之亡母要美貌些。

——失去生母的當時，我每天哭。——後來聽了謠曲裏面的一句歌辭，「只是哭泣哪！」就會回想到那時的自己。總之，這回是我有生以來「不能贖回」的事了。我時時在洗澡時和祖母二人對泣。可是未過百日，我的心裏又焦急的等着新母了。

一天一天的等待已久的日子，好容易臨頭了。在赤阪名叫八百勘的菜館舉行結婚式。禮堂設在四周種有樹木的幽靜的客廳裏，比我大四歲的叔父，曾祖母、祖母、祖父們並排坐着，舉了祝杯。那時我沒禮節地的只伸出右手，從盤裏舉起杯子。雖是豪爽的叔父。也必恭必敬的，只有我自己故意這麼做，當時自己也覺得有些怪感，也覺得有些勇敢。

儀式完畢，我從樹子當中的石路走回那邊去，叔父從背後低聲的罵我：「成什麼話，那樣粗野！」我才覺得不應該，陡然萎了下來。

大廳裏客人都入席了。我坐在新母的旁邊。新母的大指拇上裹着白色的繃帶，微微發散出碘的香味。

席次漸亂，我也跟着高興起來。雖妓的舞蹈完了，大綢緞舖的兒子和我同年的少年，舞了一陣那時流行的改良的劍舞。接着就是比我大四歲的叔父

和我舞了一回普通的劍。

陪酒的藝妓有七八人，其中一個標緻的，坐在我們的前面。父親帶着微醺，在新母面前，對那藝妓說「這裏就是你頂好看。」後來又說了什麼，藝妓笑了，新母也忍不住微笑一下。我不禁怔着了。前次我舉祝杯時的粗野，和父親現在的情形，當時在我的心裏糾結起來。

席終了。在大門口準備回家時。新母的母親走近前來。

「忘記了這個，勞你帶給她。」說時，遞給我一塊小小的絹手巾。

七

次早我起身時，母親已經在做事了。我在廊下的竹簣上洗臉，但不像平時一樣。用手去出鼻涕。

洗過了臉，即刻把手巾拿出去找新母親。她在客室的隔壁那間陰暗的屋

裏做活，我口中囁嚅着把手巾交給她。

『謝謝你，』美貌的母親這麼說，親熱地注視我的臉，二人交談，這是頭一遭。

三 交了手巾，我用一隻腳交換的跳着，跳進書生的房裏；到他那裏，也別無什麼事情。

小 記得當晚我睡了以後，女僕奉了父親的命來說：

妻 「今晚你和母親去睡好不好？」

書 我到那裏，新母側身讓出床的半邊，說：

「這裏來睡罷。」

父親也很高興，他的口裏反覆的念着，「兒子是寶，沒有比得上兒子的寶貝。」我聽了覺得肉麻起來，在那裏坐不住了。

我在幼年時代，父親常在釜山和金澤。我是由祖父母和母親撫養的，尤其受着祖母盲目的熱烈的愛，雖一塊兒同住的母親，對我似已沒有用愛的餘地，父親對我亦復如此。這種感想，當時已經懷着，所以父親口裏說，「兒子是寶，」我只是空空的聽了就是。——此外只覺得對母親不起。

父親睡了後我和母親談了一些話。過了一會，我仍回到祖父母的房裏來。

「說了些什麼話呢？」祖母問我。

「沒有說什麼。」我答，即刻鑽進被裏，蒙着頭，假裝睡覺。一個人不禁悄悄地體味這喜歡的心情。

大家都稱讚新母，我固然很快活，此時生母的死去，已經放在腦後了——至少有這種心理。祖母也決不提生母的話，我也如此。雖只有祖母和

我兩人在一起時，也從來沒有提起一回。

幾天以後，就去答謝親戚。

祖母最先，其次新母，再次是我，坐着車子連結着出去。路上的男子特別注意新母的容貌。我看那個男子毫不顧忌的釘視坐在車篷裏俯着腰的新母，我時時感到一種稀薄的恐怖和一種淡淡的得意。

又二年，生了直三。
過了兩年，新母生了英子。

又二年，生了叔子，淑子今年已是十二歲，最爲祖母鍾愛，是一個和祖母同樣，臉色微黑的小孩。

又二年生了隆子。又二年生了一女，死了方才生下的。隆子就接着吃她

的奶，母親最喜歡她。

是後又過了三年，生了大眼睛的昌子。今年正月正當昌子三歲零兩個月，又生了一女。

母親臨蓐，是很輕快的，但到後來時時腹痛。

「還很痛麼？」我問她。

「自從用蘆芋豆腐暖着，好了一大半。」母親很吃力的回答我。

「這樣痛法，還是頭一遭。」

「年紀增長，身體很漸漸地衰弱起來了。」年青貌美的母親，現在也這麼的說了。

鐵窗之花（林房雄作）

高汝鴻譯

從去年的冬天到今年的秋季，我以K市的未決監，和三十八人的同志一同過活着。

三 僅僅是三分或四分，至長不過五分鐘的短促的散步。然而那個運動與時間，我每天都是等得焦躁的。

小 從獨房的窗口中有獄庭的牆壁之混凝土的灰色透視進來。仰臥着可以看見天空。然而被那鐵窗切割出的二尺四方的蒼白色的斷片，要命名為天空，未免太小了一點。由那有屋頂之壓迫，空氣沉濁，光線薄暗的小監房，被帶到屋頂庭上的大氣，日光，街坊上的屋頂，在周圍變變着的四山風景之中，這一件事和一禮拜一次的入浴，是比什麼還要愉快地被等待着的。

從那像土窟中的故墓一樣，憂鬱地靜列着的監房排列之前通過，登上鐵

的階段，由樓層的中央通上屋頂的混凝土的階段，立在屋頂庭上，把用麥藁心編就的舊的斗笠脫掉，澄碧開朗的天空由眉上突然開放出來。流風觸着肌膚，樹列，遠方的屋頂，變魅着的K市的連山，由高的牆壁之彼方，像有光有音的箭一樣，飛進視線裏來。把脚一伸，把手一揮，把胸部一張，把那混凝土的庭面踏響着，我便開始起愉快的跑步。……

屋頂庭上的跑步聲，在獨房中也是可以響來的。雜居囚的中隊教練般的所謂『運動』在早飯前終結了之後，由那時起到午後，我們獨房囚是一個一個地戴着斗笠被帶引出來的。那樣的姿勢由張着鐵網的窺窗可以看見，被拘引着已經過了一個月的時候，誰在那一間監房中居着，大概也弄明瞭了。把由讀書弄疲倦了的，成了灰色的木材一樣的頭腦靠着門扉，從窺窗悄悄地窺伺着，有時前面的監房門偶然被開放了來，在疊積着的被條上，把字典和書

籍小小地展開着，熱心地讀着書的同志的姿態可以看出。在那樣的時候，有新鮮的筋力像不可思議的源泉一樣迸湧出來。把衣襟理正，把坐相改端直來，向着展讀着的書頁，把愆燃的視線雕刻下去。有時登上階段去的同志的聲音，不一會便成爲了屋頂庭上的聲音，由房壁傳來，以一定的間隔格唐格唐地時強時弱地響着。無存心地數着那有規則的斷音，忽地想到和外國的小說中囚人用字母敲數互相通信的方法很相似……對於這樣幼稚的空想不覺要自行發着微笑。

二月過了，窗上的積雪消了。三月過了，雲的色彩溫和了。四月來了，壁上的陽光澄明着金色。通過鐵柵可以看見的獄庭的牆壁脚下，有細小的綠色的草芽像鹿子花斑一樣迸出土來。雖是一色的嫩綠，但有的濃，有的淡，

有的微帶赤色，有的生着銀色的細毛，在天氣晴時把小小的影子落在土上；在下雨的時候，結着銀鼠的水粒；有在風的日子，暗淡地萎縮着震搖。

由後門通向審判廳的那三文來往長的石廊，是有坦坦的草坪展開在兩邊的。櫻花的嫩樹有五六株，高與屋頂相齊，不規則地栽植着。在冬季中伸着那僅是骨格的枝條，在寒風中沉悶地凝凍着，無感觸地被瞭望着的東西，一到四月近了，不知何時膨脹了冬芽，簪着花，開散着花瓣，不久在鉛色的空氣中輝煥着欲滴的嫩葉，把濃重甘美的香氣籠於葉底而展開着羽翼。

一禮拜一次，兩禮拜一次，有時或一個月一次地，我們由獨房被呼出，聽得後門的開鎖聲，步着石廊出庭，去受檢事的審問。櫻花樹由冬芽而發花，而成爲嫩綠的那個季節之成長，就是在那每次出庭時，由斗笠的隙隙間所見到的。

對於檢事我們是徹底地頑強，用盡了注意和努力免得陷在了他們那詭計

多端的姦詐的陷穿裏，使同志們的計劃生出破綻。

有的儘管檢事問些什麼總不開口，待檢事把別的同志的審問錄展示時，又照着那紀錄上所有的答辯，除此以外又頑強地把口閉着。

三 有的對於檢事又提出些幾何學上所不能解決的難題，說：『把這難題解
通 開了我便招認。』

小 同志們的消息，在每次的出庭時，由檢事之不關心的話頭中可以探悉得
叢 ，我自己也就提起了精神來。

書 我愛和檢事辯論。由清早到日暮，把自己所有的腦力絞盡，把對手論得
一敗塗地。到話一窮了，檢事揩着汗說：

『你們這些人全無罪人意識，簡直不成話。』

『本來不是罪人，那會有罪人意識呢？』

我昂然地這樣回答，就那樣又被投進獨房裏關得一二禮拜又被呼喚出庭，使你把同樣的情形返復着。

歲 歲 宵 之 甚

檢察們弄得沒法，爲展開局面計，開始採用了正攻法，開始優待我們一同被告，想增進個人的親密。對於我是問：『你做不做做和歌呢？』『這是你們的同志做的歌，』說着便把些訂綴着的紙片給我看，我在那紙面上看出了好幾種手蹟。

『鐵窗之鐵粗愈好，

我將斷折之，

以赤熱的烈焰融燒。』

這似乎是M的手蹟。

『城頭有旗招展，

在其下有“Shot, killed”的傳單零散。』

——北京之追憶——

三 道 小 叢 書

是O的筆蹟。此外又還有這樣的詩：

『有燕子飛到窗邊的：

德意志的牢獄令人相思，

這兒的窗孔子北向，

連日光也沒想飛到這兒。」

接着又是——

『年青個檢事，

往年會享過英才之譽，

鼻子下有點兒鬚子翹起。』

讀來便不免要湧出微笑。回到監房，我也就想了些詩一樣的東西。在下次的出庭時我在檢事的紙片上寫出：

當今的療養院

『未決監者

當今之療養院也——

四壁明敞的小房間，

一人一廂——簡直是飯店(hotel)。

洗臉臺和牀——專用的毛房，

毛房也是一人一廂。

屋頂上有屋頂花園，

樓下有洗澡的房圍，

散步和洗澡

有一定的時間，是的，有一定的時間。

用膳也有時間，

新鮮地，單純地，衛生地，

食後靠着窗悠然薰着香菸——但那是虛言——
那樣的不衛生這兒不准，

一切都要衛生，是的，要衛生！

「怕不自由罷，」你要那樣發言？

那自然是不免——

輕脚的鞦韆音在廊道上響，鑰匙的聲音丁丁當當，有鬚子的眼睛時而在窺窗上發亮。

所以說過未決監是療養院也，

病院而不自由，老兄，豈非當然？

在那兒不一會

白晝來，黑夜來，時間流逝，

療養不空，患者全癒，

像小獅子一樣健全地出去時，出去時，

唉，出去時！』

鐵 窗 之 花

就在把街坊和獄窗包裹着的嫩葉中，檢事的審問那樣徐徐地拖着重實的鎖鍊的時候，我在監房中發現了一件珍奇的東西。

那是一株牽牛花。那青青的，纖細的，有薄薄的葉片交互生着，像小姑娘一樣妖嬈地伸長着的花蔓我從被引出去作早晨的運動的階段上，透過腳下的採光窗的玻璃，在一間樓下的監房中發見了。

我不覺得把脚步停止了。或許怕有了類似輕微的驚異之叫聲由層間漏洩了出來。——監房中有青草之蔓，而且蔥蘢地生着葉片，沿着牆壁，絡着窗上的鐵柵，靜靜地在輝煥着葉底的生絲。

『走！』

由下面有牢子的聲音上來。

『走！』

在第二次的叫聲上才勉強走動了的我，回到自己的監房來，一天之中都在想着那株牽牛花。

第二天我又在階段的中途把脚步停了。牽牛花的藤子好像比昨天更伸長了一點。不出所料地，藤子是由與地面接近的氣窗中生出，沿着三尺高的壁，在鐵格窗柱上像漲高着的小孩一樣，把纖細的銀色的蔓藤卷附上去。

小 在那時我幾乎發出了聲音來。採光窗之玻璃與牽牛花的蔓藤之間的空中，有一個人的面孔茫然地浮着。

音 『啊。』

由長久的獨房生活漸漸凝成了白蠟色的那個面孔是同志的一人S的面孔。但是那由零星地伸長着的纖細的鬚鬚所埋沒着的面孔，向着瞠目而佇立着的我的面孔，飄忽地投着一瞥微笑，便那樣忽地消隱去了。

「走！」

背後有牢子的尖銳的聲音。

鐵
窗
之
花
——自從發現了在鐵窗上盤絡着的牽牛花以來，認真地我是稍稍成爲了抒情的。

時或把接近地面的氣窗悄悄地揭開，頰上感着由土上爬來的冷氣之流，藉着由牆壁深處射來的微光，看看有沒有絹絲細工樣的蔓藤之梢微微地擡起頭來在那兒顫動。

在牆壁之外有囚人種的花園。

鳳仙花，雞冠花，南瓜，柳條紋的萬苴葉，綠色的牽牛花藤，以及種種的草花，在紅磚牆的脚下謙沖地簇擁了上來，那個光景在被傳呼至所長室時

從窗頭看見過。

播着花種的囚人。種子進了芽，展開了葉，伸長了蔓梗，其蔓梗之一沿着牆壁誤入了獨房之氣窗。有一天清早，怕是要想洗臉，那年青的獨房囚不意地看見了那顫動着的蔓梗之淡綠的指尖。……那蔓梗不久便一天一天地伸長，在薄弱的獨房光線中，青青地展開了它的葉。……牢子與年青的獨房囚小覲面相視。囚人長着眼睛，牢子歪着嘴脣。牢子微笑，囚人微笑。……突然叢牢子呈出了正經的面孔，囚人吃驚地睜起眼睛。然而牢子沒改換那正經的面孔，沉默着走出了。牢門開上了，格格地有下鎖的聲音。……牽牛花無恙地伸長着，已經到了窗際了。在沉濁着的空氣中展開了它的葉子。不久怕就要開起花來了。

過了不少的時日。

在其間我讀了好幾本的書，得以熟讀了在外面時爲運動與生活之二重勞動所忙殺，不能夠展讀的好幾本的書。在頁上展開着的新的理論和新的世界，於我這爲獨房屋頂之重量所壓迫，很容易萎縮的心，點起火來。在那樣的時候，明朗的秋日的午後那樣的風景在我心頭展開，暗淡的獨房之壁輝耀得就像聖堂之壁。新的計劃和勇氣在五體中橫溢起來。——把兩肘操着，把胸口挺着，就像年青的騎士一樣，得意揚揚地，我在監房中大踏步地走着。

但是，讀書也時時使我疲倦，把我的身體變成爲了土偶，肩頭凝重，頭像木屑，四肢軟弱着無力。在那樣的時候茫然地靠着牆壁，於種種的追憶或空想中消費時光。

豫審不知要到幾時才能終結，身體的衰弱着目地厲害起來。獨房的空氣

因夏季漸近，漸漸地增漲着熱度。同志中聽說漸次地有病人生出了。……在那樣苦悶的時候我愛思念到我的母親。

……幼小的時候，由小學校回家，我時常是向母親做着工的製絲工場跑去。在黑暗的工場中顛簸地跑着，替女工們搬運繭子。取絲機在叫，蒸氣上騰着，在那上騰着的蒸氣中，年青的女工們的瘦削的兩頰和指尖就像一些不可思議的花朵一樣，在那在湯槽中骨嚙嚙地打着圈子的雪白的繭子上翻動。直到天黑下來，在取絲機和取絲機之間有古風的煤油燈點着的時候，我是在工場中玩着的。到七點鐘放工的汽笛響了，帶着潮水退時那樣的餘韻，機械的聲音一靜止了的時候，我把小小的頭靠着從繰絲台上下來的母親的腰部，被帶引到工場的澡堂裏去。

在有溝臭和朽木臭的脫衣場上，母親把我的衣裳脫了。待看到我的小的

軀體在燥堂的三合土上顛簸地走着，侵進了女工們所塞滿着的浴池裏，又才開手脫自己的衣裳。

母親把她那五十年的生涯，像地下水一樣被壓迫着，像不向陽的草一樣慎重地過活了來；而且也懷抱着和地下水一樣，和不向陽的草一樣娓娓的，謙讓的心——我是很知道的。

我被某素封家提拔進了學校時，母親買了一合紅豆來煮了紅豆飯來獻了祖宗，又使我吃了。

進了大學我成爲了社會主義者而活動的時候，比誰也還要深切地感着悲哀的是我的母親，但比誰也還要迅速地得到理解的也還是我的母親。

母親現在住在東京，在大學同志們的合宿處幫忙做着活路。

「……把夏天的衣裳送上了，我現在平安。請你放心。請把身子保重，

注意着不要生病才好……」

蓋着有『檢閱畢，』的朱印的那樣的信我每月要接受一次。

三
通
小
叢
書

一想到母親，我就和小孩子一樣無嫌猜地淒涼起來，時每想到此後究竟該怎樣來奉養我的母親。在這週期地返復着到來的憂鬱的無可奈何的時期，我做了些又像和歌又不像和歌的一些物什，在出庭時便寫在檢事的抄本上。

憑依獄窗兮，無日不思吾母，

君乎，君將笑我心弱乎？

我母兮慈母爲我之故，

工場之冬兮忍受了十年辛苦。

我悲啼兮母亦心酸，

無錢無米兮過日之艱難。

受蠶繭之毒而白腫兮我母之指，

我母以指兮替我括去眼淚。

嗟余遊子兮負笈十年，

使我母之期望兮化作輕煙。

以女工之事爲例兮說明主義，

我母聞之兮亦連連點頭贊許。

待子成名以興家立業之望兮，
不知何時我母亦已忘矣。

含笑送兒兮兒母之眼，

兒所不能忘兮笑中有淚漣漣。

今兒困在囹圄兮思念兒母，

君乎，君莫笑我心弱乎。

在讀書或追憶，或時每襲來的疾病中渡着日子，不久S的監房中的牽牛

花公然開了花了。

在有一天清早的運動時間，由階段上看見了那向來只是一色的碧綠的蔓與葉之間有白色地含苞欲吐的蓓蕾時，我的心中塞滿了不可思議的興奮和感傷，在那一天的整天中我都飄飄忽忽地不能安定。

我想起了在中學校時讀過的一段小小的故事。……古時候有一位囚人幽囚在高塔上。有一天他發現了一株草芽，怕是由風吹送來的。囚人把衣服的邊襟撕下做成了一個小環來圍繞着那草芽，把食時的羹汁滲和以水靜靜地灌注它。隔了幾天，草開出了小小的花來。有一天高塔的看守人來了，他以職務上的習慣，不關心地用韃尖來蹴斷了那花根。第二早晨，囚人看見了那白色地在石板面上萎化了的死骸，囚人把眼睛覆着了它。在那天的日暮，守塔的人在塔根處的石板面上發見了那囚人的跌破得不堪的死骸。……

我在那紅色的牽牛花的花中所看見的卻是和那故事是恰相反的經過。怕那通過階段的同志們每天在階段的途中都要稍稍佇着，爲看守所叱斥的罷？

三 牽牛花的花開盡了，在增添了黃色的葉間有小小的皮球樣的結實鼓起來的時候，豫審告了終結。在八個月的獨房生活之後，我們得到保釋。

小 開首是病人先出去。其次是一回兩個人的比率，以先審問完結了的人順次放出。

書 從窺窗中，同志們兩手提着置備品和書包嬉嬉地走出去的姿態，每日都可以看見。高興得不能睡覺的時日繼續了起來。時間的重量迅速地加了兩倍，在保釋開始後的第六天上。

『唉，我們到頭要告別了啦。』

看守我的牢子把語調改變了，這樣說，一面微笑着在我們的兩手上把出庭用的手鐐輕輕地鎖上。

在櫻樹間的石廊上走着，登上暗淡的階段，把檢事的審問室的門打開時，我在那兒看見了一個意外的面孔。那不是檢事，而是S的蒼白的瘦削的面孔。

「啊！」

「啊！」

兩個人暫時沒說話地相視着。

「你也是今天罷？」

我以突兀的口氣期待着S的爽快的回答，這樣叩問着。在八個月後和同志們開口是很愉快的。

「唔。」

S 稍微笑了一下，但不知怎的立地把笑容收了，沉默着把頭埋着。

「是怎的？」

「唉，剛才和我的父親見了面。」

「令尊來迎接你來了嗎？」

「唉，父親的面孔比我入獄以前所見的要老了十歲的光景。縐紋刻深了，兩頰的肉完全瘦削了。」

「……」

我沒有話好說。停了一忽我又安慰地說了一句：

「但是呢，也快要出去了……」

「唉，」S 把我們的話頭打斷了。「雖然對不住我的父親，但我甚至連

出獄都不高興了。我的家庭是完全不行的。以前我對於家族祕密着幹着運動，這回一出去，運動是不用說，連讀書也會辦不到的。新的監獄啦。在這兒住着至少還可以讀讀書……』

鐵 但是那時看守由門外來呼喚S，我竟沒有機會談到他的監房中的牽牛花
窗 來，便不能不分了手。

之 我一個人憑着檢事密問室的堅硬的椅子，想着因兒子之入獄而老了十年的
花 的父親，又想到和父親觀面着仍然願意住在獨房裏的他的兒子。

我有能夠了解兒子的主義的母親，我是幸福的。但是，爲那種牧歌的骨
肉的感情所惠眷着的人，三十八名的同志中，究竟會有幾個呢？社會主義者
要溺於骨肉感情，那是溺於過去。那是可悲嘆的必然。——我在心中切實地
感着了歷史的車輪之鐵樣的迴轉。

……檢事的姿態抱着文件進來了。

出獄後隔了一個月的有一天的午後，同住未決監的同志之一人走來訪我。運動之進展極其激烈，完全沒有想到的新的形勢展開了來，要想追跟着都很要費力，連非讀不可的書都有十部上下。……把那樣的情形談了一會之後，兩人的話頭自然便落在獨房生活的追憶談來。

三
通
小
業
書

我無心地想記了起來便問了一下：

『S的監房裏有牽牛花啦，記得麼？』

『啊，記得的。不錯，不錯，還有點有趣的話S那家伙說是每天清早對於那牽牛花噓過氣啦。和窗口相近，和光線相近的花，圓都都地開放了，而近於地板，和光相遠的花，卻白寡寡萎縮着，只是半開。S每天清早對於那

半開的花噓着氣，萎縮着的花一朵一朵又圓都都地勃然開放了。……」

『圓都都地勃然？』

『唉，圓都都地勃然呢——S自己使用了那樣的形容詞對着大家說。』

『倒不錯啦。』

我點頭看着對手的面孔微笑。

對手也沉默着微笑，從洋服的衣服裏取出了「蝙蝠」（日本的香菸牌）來，平靜地擦着火柴。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61-57
259-9

